

现代名家小集

灵魂

可以卖吗

庐隐 著



广州出版社

现代名家小集

灵魂 可以卖吗

庐 隐 著

粤新登字 16 号

责任编辑 邱江生

封面设计 宋名辉

现代名家小集·庐隐

广州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东风中路 503 号 7 楼)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 56 印张 插页 1200 千字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7-80592-315-9/I·100

定价(全八册):72.00 元

凡 例

- 一 我们这里的“现代”是个具有特殊内涵和外延的概念。按学界对中国文学古、近、现、当代的历史分期法，“现代”指的是1919—1949这段历史时期，我们选取的鲁迅、朱自清、郁达夫、徐志摩、许地山、张爱玲、庐隐、萧红八位“现代名家”，主要活动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舞台上。虽然到了世纪末，他们依然如闪烁在天边的群星，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他们独具个性的人格魅力和语言风格，仍是今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故我们将其美文精品结集出版，奉献给广大读者朋友。
- 一 现代名家的选本出了不少，有的还被一选再选，拥有大量读者。作为一个新的选本，总得有自己的选法和特色。我们这套小丛书的选法和特色是：一是篇幅小。每个分册仅有七印张，每位作家的选文约16万字。二是选材广。对选文不拘题材和体裁，只要是精品，一并入选。因此，在如此小的篇幅里选入小说、散文、诗作等不同文学体裁的作品，就是我们选本的最大特色所在。
- 一 我们选取鲁迅等八位名家，并非要给现代名家排座次，座次本身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们不敢妄断。读者也许看得出来，从文学成就和现实影响来说，这八位显然不属于一个“量级”，况且，在现代名家中，还有几位堪称“大师”者并未入选。如果将来条件允许，我们还拟续选续出。之

所以要选这八位，是为了力求照顾到不同的风格，以及把在当时名噪一时而今人却并不太熟悉的现代名家介绍给广大读者朋友。此外，还有选编者的偏爱等因素，这更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 一 本套丛书名为“现代名家小集”，各个分册自然就是“某某小集”，但我们却借用书中的一个篇名来做书名，旨在使书名更加生动、更为鲜亮些。
- 一 我们所选的这八位名家的作品是举世公认的美文，为了使美的内容有个美的形式与之相衬，我们在版式、封面、用料、制作等方面力求完美，使朋友们在展读这些美文时真正得到赏心悦目的美的享受。

目 录

小 说

灵魂可以卖吗	1
徬徨	10
秦教授的失败	21
前途	30
一个情妇的日记	37

散 文

月下的回忆	57
灵魂的伤痕	61
华严泐下	65
雷峰塔下	70
寄天涯一孤鸿	73
愁情一缕付征鸿	83
月夜孤舟	87





醉后	90
祭献之辞	94
夜的奇迹	100
星夜	102
春的警钟	104
云鸥情书选	106
东京小品	121
玫瑰的刺	152
几句实话	183
秋光中的西湖	187
给我的小鸟儿们	195
窗外的春光	199
夏的歌颂	203
我愿秋常驻人间	205
丁玲之死	207
屈伸自如	209
吹牛的妙用	211



灵魂可以卖吗？

荷姑她是我的邻居张诚的女儿，她从十五岁上，就在城里那所大棉纱工厂里，作一个纺纱的女工，现在已经四年了。

当夏天熹微的晨光，笼罩着万物的时候，那铿锵悠扬的工厂开门的钟声，常常唤醒这城里居民的晓梦，告诉工人们作工的时间到了。那时我推开临街的玻璃窗，向外张望，必定看见荷姑拿着一个小盒子，里边装着几块烧饼，或是还有两片卤肉，——这就是工厂里的午饭，从这里匆匆地走过，我常喜欢看着她，她也时常注视我，所以我们总算是一个相识的朋友呢！

初时我和她遇见的时候，只不过彼此对望着，仅在这两双视线里，打个照会。后来日子长了，我们也更熟悉了，不像从前那种拘束冷淡了；每次遇见的时候，彼此都含着温和地微笑，表示我们无限的情意。

今天我照常推开窗户，向下看去，荷姑推开柴门，匆匆地向这边来了，她来到我的窗下，便停住了，满脸露着很愁闷和怀疑的神气，仰着头，含着乞求的眼神颤巍巍地道：“你愿意帮助我吗？”说完俯下头去，静待我的回答。我虽不知道她要我帮助她作甚么，但是我的确很愿意尽我的力量帮助她，我更不忍看她那可可怜的状态，我竟顾不得思索，急忙地应道：“能够！能

够！凡是你所要我作的事，我都愿意帮助你！”

“呵！谢上帝！你肯帮助我了！”荷姑极诚恳的这么说着，眼睛里露出欣悦的光采来，那两颊温和的笑痕，在我的灵魂里，又增了一层更深的印象，甜美，神秘，使人永远不易忘记呢！过了些时，她又对我说：“今天下午六点钟的时候，我们再会吧！现在我还须到工厂里去。”我也说道：“再会吧！”她便回转身子，匆匆地向工厂的那条路上去了。

荷姑走了！连影子都看不见了！但是我还怔怔地俯在窗子上，回想她那种可怜的神情，不禁使我生出一种神秘微妙的情感，和激昂慷慨的壮气；我觉得世界上可怜的人实在太多，但是像荷姑那种委曲沉痛的可怜，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呢！她现在要求我帮助她，我的能力大约总有胜过她的，这是上帝给我为善的机会，实在是很难得而可贵的机会！我应当怎样地利用呵！

我决定帮助她了！那末我所帮助她的，必要使她满足，所以我现在应该预备了。她若果和我借钱，我一定尽我所有的帮助她；她若是有一种大需要，我直接不能给她，也要和母亲商量把我下月应得的费用，一齐给她，一定使她满足她所需要的。人们生活在世界上，缺乏金钱，实在是不幸的命运呢！但是能济人之急，才是人类互助的精神，可贵的德性！我有绝大的自尊心，不愿意作个自私自利的动物，我不住的这么想，我豪侠的壮气，也不住的增加，恨不得荷姑立刻就来，我不要她向我乞求，便把我所有的钱，好好地递给她，使她可以少受些疑难和愁虑的苦！

我自从荷姑走后，我心里没有一刻宁贴，那一股勇于为善的壮气，直使我的心容留不下，时时流露在我的行动里，说话

的声音特别沉着，走路都不像平日了。今天的我仿佛是古时候的虬髯客和红拂那一流的人，“气概不可一世”。

今天的日子，过得特别慢，往日那太阳射在棉纱厂的烟筒尖上，是很容易的事情，可是今天，我至少总有十几次，从这窗外看过去，日影总没到那里，现在还差一寸呢！

“呵！那烟筒的尖上，现在不是射着太阳，放出闪烁的光来吗？荷姑就要来了！”我俯在窗子上，不禁喜欢得自言自语起来。

远远地一队工人，从工厂里络绎着出来了；他们有的向南边的大街上去，有的到东边那广场里去，顷刻间便都散尽了。但是荷姑还不见出来，我急切地盼望着，又过了些时，那工厂的大铁门，才又“呀”的一声开了，荷姑忙忙地往我们这条胡同里来，她脸上满了汗珠，好似雨点般滴下来，两颊红得真像胭脂，头筋一根根从皮肤里隐隐地印出来，表示那工厂里恶浊的空气，和疲劳的压迫。

她渐渐地走近了，我们的视线彼此接触上了。她微微地笑着走到我的书房里来，我等不得和她说什么话，我便跑到我的卧室里，把那早已预备好的一包钱，送到荷姑面前，很高兴的向她说：“你拿回去吧！若果还有需用，我更想法子帮助你！”

荷姑起先似乎很不明白地向我凝视着，后来她忽叹了一口气，冷笑道：“世界上应该还有比钱更为需要的东西吧！”

我真不明白，也没有想到，荷姑为什么竟有这种出人意料的情形？但是我不能不后悔，我未曾料到她的需要，就造次把含侮辱人类的金钱，也可以说是万恶的金钱给她，竟致刺激得她感伤，唉！这真是一种极大的羞耻！我的眼睛不敢抬起来了！羞和急的情绪，激成无数的泪水，从我深邃的心里流出来！

我们彼此各自伤心寂静着，好久好久，荷姑才拭干她的眼泪和我说道：“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件小故事，或者可以说是我四年以来的历史，这个就是我要求你帮助的。”我就点头应许她，以下的话，便是她所告诉我的故事了。

“在四年前，我实在是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孩子，现在自然是不像了！但是那时候我在中学预科里念书，无论谁不能想象我会有今天这种沉闷呢！”

荷姑说到这里，不禁叹息流下泪来，我看着她那种凄苦憔悴的神气，怎能不陪着她落下许多同情泪呢？等了许久，荷姑才又继续说：——

“日子过得极快，好似闪电一般，这个冰雪森严的冬天，早又回去了，那时我离中学预科毕业期，只有半年了，偏偏我的父亲的旧病，因春天到了，便又发作起来，不能到店里去作事，家境十分困难，我不能不丢弃这张将要到手的毕业文凭，回到家里侍奉父亲的病！当然我不能不灰心！但是这还算不得什么，因为慈爱的父母和弟妹，可以给我许多安慰。不过没有几天，我的叔叔便托人替我荐到那所绝大的棉纱厂里作女工，一个月也有十几块钱的进项。于是我便不能不离开我的父母弟妹，去作工了，幸亏这时我父亲的病差不多快好了，我还不至于十分不放心。

“走到工厂临近的那条街上，早就听见轧轧隆隆的声音，这种声音，实含着残忍和使人厌憎的意思，足以给人一种极大不快的刺激，更有那乌黑的煤烟和污腻的油气，更加使人头目昏胀！

“我第一天进这工厂的门，看见四面黯淡的神气，实在忍耐不住，但是这些新奇的境地，和庞大的机器，确能使我的思

想轮子，不住的转动，细察这些机器的装置和应用，实在不能说没有一点兴趣呢！过了几天，我被编入纺纱的那一队里。那个纺车的装置和转动，我开手学习，也很要用我的脑力，去领会和记忆，所以那时候，我仍不失为一个有活泼思想的人，常常从那油光的大铜片上，映出我两颊微笑的窝痕。

“那一年春天，很随便的过去了！所有鲜红的桃花托上，那时不是托着桃花，是托着嫩绿带毛的小桃子，榆树的残花落了一地，那叶子却长得非常茂盛，遮蔽着那灼人肌肤的太阳，竟是一个天然的凉篷。所有春天的燕子、杜鹃、黄莺儿，也都躲到别处去了，这一切新鲜夏天的景致，本来很容易给人们一种新刺激和新趣味。但是在那工厂里的人，实在得不到这种机会呢！

“我每天早晨，一定的时间到工厂里去，没有别的爽快的事情和希望，只是每次见你俯在窗子上，微笑着招呼，那便是我一天里最快活的事情了！除了这件，便是那急徐高低永没变更过一次的轧轧隆隆的机器声，充满了我的两耳和心灵，和永远用一定规矩去转动那纺车，这便是我每天的工作了！我的工作实在使我厌烦，有时我看见别的工人打铁，我便有一个极热烈的愿望，就是要想把那铁锤放在我的手中，拿起来试打两下，使那金黄色的火星，格外多些，似乎能使这沉黑的工厂，变光明些。

“有一次我看着刘良站在那铁炉旁边，摸擦那把铁锤子，火星四散，不觉看怔了，竟忘记使纺车转动，忽听见一种严厉的声音道：‘唉！’我吓了一跳，抬头只见管纺纱组的工头板着铁青的面孔，恶狠狠地向我道：‘这个工作便是你唯一的责任，除此以外，你不应该更想什么；因为工厂里用钱雇你们来，不

是叫你运用思想，只是运用你的手足，和机器一样，谋得最大的利益，实在是你们的本分！’

“唉！这些话我当时实在不能完全明白，不过我从那天起，我果然不敢更想什么，渐渐成了习惯，除了谋利和得工资以外，也似乎不能更想什么了！便是离开工厂以后，耳朵还是充满着纺车轧轧的声音，和机器隆隆的声音；脑子里也只有纺车怎样动转的影子，和努力纺纱的念头，别的一切东西，我都觉得仿佛很隔膜的。

“这样过了三四年，我自己也觉得我实在是一副很好的机器，和那纺车似乎没有很大的分别，因为我纺纱不过是手自然的的活动，有秩序的旋转，除此更没有别的意思。至于我转动的熟习，可以说是不能再增加了！

“在那年秋天里的一天——八月十号——是工厂开厂的纪念日，放了一天工。我心里觉得十分烦闷，便约了和我同组的一个同伴，到城外去疏散，我们出了城，耳旁顿觉得清静了！天空也是一望无涯的苍碧，不着些微的云雾，只有一阵阵地西风吹着那梧桐叶子，发出一种清脆的音乐来，和那激石潺潺的水声，互相应和。我们来到河边，寂静的站在那里，水里映出两个人影，惊散了无数的游鱼，深深地躲向河底去了。

“我们后来拣到一块白润的石头上坐下了，悄悄地看着水里的树影，上下不住的摇荡，一个乌鸦斜刺里飞过去了。无限幽深的美，充满了我们此刻的灵魂里，细微的思潮，好似游丝般不住地荡漾，许多的往事，久已被工厂里的机器声压没了，现在仿佛大梦初醒，逐渐地浮上心头。

“忽一阵尖利的秋风，吹过那残荷的清香来，五年前一个深刻的印象，从我灵魂深处，渐渐地涌现上来，好似电影片一

般的明显：在一个乡野的地方，天下的凉云，好似流水般急驰过去，斜阳射在那蜿蜒的荷花池上，照着荷叶上水珠，晶晶发亮，一队活泼的女学生，围绕着那荷花池，唱着歌儿，这个快乐的旅行，实在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呢！今天的荷花香，正是前五年的荷花香，但是现在的我，绝不是前五年的我了！

“我想到我可亲爱的学伴，更想到放在学校标本室的荷瓣和秋葵，我心里的感动，我真不知道怎样可以形容出来，使你真切的知道！”

荷姑说到这里，喉咙忽咽住了，眼眶里满含着痛泪，望着碧蓝的天空，似乎求上帝帮助她，超拔她似的，其实这实在是她的妄想呵！我这时满心的疑云乃越积越厚，忍不住地问荷姑道：“你要我帮助的到底是什么呢？”

荷姑被我一问才又往下说她的故事：

“那时我和我的同伴各自默默地沉思着，后来我的同伴忽和我说：‘我想我自从进了工厂以后，我便不是我了！唉！我们的灵魂可以卖吗？’呵！这是何等痛心的疑问！我只觉得一阵心酸，愁苦的情绪，乱了我的心，我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停了半天只是自己问着自己道：‘灵魂可以卖吗？’除此我不能更说别的了！”

“我们为了这个痛心的疑问，都呆呆地瞪视那去而不返的流水，不发一言，忽然从芦苇丛中，跑出四五个活泼的水鸭来，在水里自如的游泳着，捕捉那肥美的水虫充饥，水鸭的自由，便使我们生出一种嫉恨的思想——失了灵魂的工人，还不如水鸭呢！——而这一群恼人的水鸭，也似明白我们的失意，对着我们，作出傲慢得意的高吟，不住‘呵，呵！’的叫着，这个我们真不能更忍受了！便急急地离开这境地，回到那尘烟充满的

城里去。

“第二天工厂照旧开工，我还是很早地到了工厂里，坐在纺车的旁边，用手不住摇转着，而我目光和思想，却注视在全厂的工人身上，见他们手足的转动，永远是从左向右，他们所站的地方，也永远没有改动分毫，他们工作的熟练，实在是自然极了！当早晨工厂动工钟响的时候，工人便都像机器开了锁，一直不止的工作，等到工厂停工钟响了，他们也像机器上了锁，不再转动了！他们的面色，是黧黑里隐着青黄，眼光都是木强的，便是作了一天的工作，所得的成绩，他们也不见得有什么愉快，只有那发工资的一天，大家脸上是露着凄惨的微笑！

“我渐渐地明白了，我同伴的话实在是不错，这工厂里的工人，实在不止是单卖他们的劳力，他们没有一些思想和出主意的机会，——灵魂应享的权利，他们不是卖了他们的灵魂吗？

“但是我永远不敢相信，我的想头是对的，因为灵魂的可贵，实在是无价之宝，这有限的工资便可以买去？或者工人便甘心卖出吗？……‘灵魂可以卖吗？’这个绝大的难题，谁能用忠诚平正的心，给我们一个圆满的回答呢！”

荷姑说完这段故事，只是低着头，用手摸弄着她的衣襟，脸上露着十分沉痛的样子，我心里只觉得七上八下的乱跳，更不能说出半句话来，过了些时荷姑才又说道：“我所求你帮助我的，就是请你告诉我，灵魂可以卖吗？”

我被她这一问，实在不敢回答，因为这世界上的事情不合理的太多呵！我实在自悔孟浪，为什么不问明白，便应许帮助她呢？现在弄得欲罢不能！我急得眼泪湿透了衣襟，但还是一

句话没有，荷姑见我这种为难的情形，不禁叹道：“金钱虽是可以帮助无告的穷人，但是失了灵魂的人的苦恼，实在更甚于没有金钱的百倍呢！人们只知道用金钱周济人，而不肯代人赎回比金钱更要紧的灵魂！”

她现在不再说什么了！我更不能说什么了！只有忏悔和羞愧的情绪，激成一种小声浪，责备我道：“帮助人呵！用你的勇气回答她呵！灵魂可以卖吗？”

（原载《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11号）

徬 徨

我 记得我曾乘着一叶的孤舟，
荡漾在无边的大海里，
鼓勇向那茫茫的柔波前进。
我记得我曾在充满春夜明月的花园里，
嗅过兰芷的幽香；
穿过轻柔的柳丝，
走遍这座花园，
寻找那管花园的主人。
我记得我曾在微微下着白霜的秋天的早晨，
听芭蕉和梧桐喳喳喊喊地私语，
看见枫叶红得和朝霞似的；
这时我曾恳切的要找到和秋天同来的女神。
我记得我曾在没有人迹的穷崖绝谷里，
听石隙中细流潺潺地低唱着；
山顶上的瀑布怒吼般的长啸着；
我这时曾极力寻找散布自然种子的神秘使者。
但那里有彼岸？
那里有花园的主人？
那里有秋天的女神？